

經濟名著

協作

法蘭西國查理李特原著
樓桐孫譯述

經濟名著

第五種

協作

法國查理季特原著
樓桐孫譯述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經濟名著

經濟學史

王遠觀譯

一元五角

工業政策

馬凌南譯

四元

富之研究

史維模譯

一元五角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李光中譯

四元

協作

二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733)

La Coopér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經濟名著協作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harles Gide

譯述者 樓桐孫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七四〇〇分

季特教授覆譯者函

譯者曾致書教授，對於本書，有所商榷，旋接來函，茲特譯登於此，仍附法文，以供參閱。函中附註，係譯者按語，特併聲明。

譯者附識

親愛的先生，

接到一封署一素不相識之姓名的信件，我並不驚異，因此事於我爲常有——但署一中國人姓名的卻是頗少。然而亦已不是第一次。二年前，我認識一個在巴黎的中國學生湯士君 (M. S. Tang)，他寄我一函，說要翻譯我的消費協社，但後來他又打消原意，因他情願自著一本。去年，我又收到一封孔憲鏗君 (M. Kong Hien Keng) (1) 的信，孔君係在比京蒲魯塞爾求學，他說要翻譯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史，但他要找一個印行的人，據最近消息，他尙沒有找到。

我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已有譯本，我向不知道，是孔君通知我的，他並送我一部樣本。但是若就那奇異的名目推斷起來，我竊怕這部譯本難免稍有私心自用的地方。(2)

卒之，在一年前，我又收到一封北京大學俄教授福爾加塞勿（Forgoshev）君的信，他說要將我所著關於協作主義的各書之中譯譯一本，但他沒曾說明那一本——而且他大約亦已作罷，因我曾寄他一函詢問詳情，他並無答覆。

所以協作一書如承譯，我實極爲欣悅，而且以我看來，此書必可受貴國人士的歡迎。但書中有幾處關於法國特別的情形，不妨酌加刪削。（三）此書在俄國發行的版本，不知幾千幾萬，比在法國還要多過十倍。但先生所譯的究係何版？來書並未說明。我希望應是最新的版，所謂最新者，就是第四版，剛於一九二二年印行的。此版與前版差異的地方，在於刪去一篇第一篇而增上末篇萬國協作聯盟（極爲重要）。

先生已曾商定印行的人沒有？

我還有一冊小著政治經濟學要旨，（四）是我自己生平所最得意的，此書亦已譯入五六國的文字。這是供平民教育用的。

我希望能與先生面識爲幸。我每日上午必在家中，又午後一二句鐘前，通常亦不出。先生必可知道我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擔任一課。
查理季特

再者，在日本，人家已將印行政治經濟學史，又消費協社一書亦已由 (Kuga Teiso-Iuro, le directeur du Mitsinhi) 君譯就，但尚未付印云。

(一) 孔君粵人，向在巴黎高等政治經濟學校讀書，卒業後，赴比習博士，係譯者的朋友。

(二) 當譯者訪謁季特教授時，季氏曾詢：『君華人，對於陶先生的譯本，必能有正確的評判……？』我答：『我因無甚餘暇，對於陶譯的內容，未獲細讀，所以不便妄斷。但據一般的意見，都說是好譯本。』

(三) 譯書難，刪書尤難；我說譯書如描帖，刪書卻又如修面，萬一不好，將眉毛剃去一條，或者就是半條，便可使大家難識真相，所以拙譯除在第八篇第四節內的小註略去一頁左右，及第十一篇第二節內略去數句外，都一律照書請客，不敢擅加刪削。

(四) 此書譯者本曾看過。當譯者與季氏晤談時，季氏又重申前言，極有願余謗譯的意思。我告以稍有餘暇，適當着手。

(法文原函附後)

Paris, 9-1-24.

2 rue Decamps XVI •

Cher Monsieur,

Je n'ai pas été surpris de recevoir une lettre signée d'un nom inconnu, car cela m'arrive souvent—mais plus rarement d'un nom chinois. Cependant ce n'est pas la première fois. Il y a deux ans j'ai reçu une lettre d'un M. S. Tang que j'avais connu comme étudiant à Paris et qui voulait traduire mon livre L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 mais plus tard il y a renoncé parce qu'il a préféré en écrire un sur son propre nom. L'année dernière, j'ai reçu une lettre d'un M. Kong Hien Keng, étudiant à Bruxelles ~~qui m'a~~ dit traduire notre livre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mais il~~ cherchait un éditeur et aux dernières nouvelles, il n'en avait pas encore trouvé.

C'est lui qui m'a appris l'existence de l'édition chinoise de mon 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 que j'ignorais, et il m'en a même envoyé un exemplaire. Mais je crains que cette traduction ne soit bien fantaisiste, si j'en juge par le titre bizarre qu'il a donné à ce livre.

Enfin, il y a un an, j'ai reçu une lettre d'un professeur russe à l'Université de Pékin, Forgasheff, qui me disait traduire un de mes livres sur la Coopération, mais il ne dit pas lequel—et, d'ailleurs, il doit y avoir renoncé, car il n'a pas répondu à la lettre que je lui avais adressée.

Je serais donc très heureux que le livre **Coopération** fut traduit et il me semble qu'il pourrait intéresser vos compatriotes. Toutefois il y a peut être quelques parties, plus spéciales à la France, qui pourraient être supprimées. Ce livre a été publié en Russie à je ne sais combien de milliers d'exemplaires, dix fois plus qu'en France. Mais vous ne me dites pas quelle est l'édition que vous avez traduite ? J'espère que c'est la dernière, c'est-à-dire la 4^{me} qui a paru précisément 1922. Elle diffère de la précédente en ce qu'il y a une conférence supprimée, la 1^{re}, et une ajoutée, sur l' **Alliance Coopérative Internationale** (très importante).

Mais trouverez-vous un éditeur ?

J'ai aussi un petit livre **Premières Notions d' Economie Politique** qui est celui que je préfère de tous les miens, et qui a déjà été traduit en 5 ou 6 langues. C'est pour l'enseignement populaire.

J'espère que j'aurai le plaisir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personnelle. Je suis chez moi toutes les matinées et généralement au début de l'après-midi. Vous savez que je fais u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Votre dévoué

CH. GIDE

Au Japon, on va imprimer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et la traduction du livre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 a été faite par M. Kuga Teisoluro (le directeur du Mitsubishi) mais n'est pas encore commencé à imprimer.

譯者自序

譯者自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來法，除在鄉間補習法文時所用的文法書不計外，第一部所讀的法文著作，就是季特教授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季氏學理清新，文筆流暢，讀完後，掩卷回想，猶覺津津有味——幾如看言情小說一般。

於是譯者自到巴入法科大學後（一九二二年），則將季氏諸傑作陸續購讀，既可參考學理，又可練習法文，課暇自修，實爲兩便。季氏重要名著除政治經濟學大綱及拙譯協作外，尚有政治經濟學（即陶樂勤君所譯的是）及政治經濟學史兩書。政治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大綱係論辯式，以供教授上的應用；政治經濟學史係考據式，而有歷史上的價值；以上三書，雖都豐富宏麗，超絕恆流，但與各家的著作，性質既同，區別亦少；惟協作一書係演講式而爲宣傳的作用，實爲季氏特出心裁的著作，而爲留心社會問題者所不可不讀——季氏乃當代協作主義的泰斗。

該書係纂輯十二篇講稿而成。他的初版係於一千九百年印行。當我到巴時，三版早

已告罄，未能尋獲。至一九二二年夏間新出第四版，譯者立行購閱。盡暑假的餘暇，細加研讀，本擬譯成中文，以供國內學者一新耳目；但後因課務羈身，不獲如願。這是我翻譯本書的動機。

直至去年十月間，在友人案上，得見陶樂勤先生所譯季特教授的政治經濟學。陶譯的內容如何，譯者無暇細讀，未便懸揣，但全書三巨冊，計七百數十頁，陶先生竟盡期年之力，獨手譯成，其堅毅的精神，自己可佩！『見賢思齊』於是我就再想到協作，我就決意翻譯協作譯者與陶先生素昧生平，但兩家所譯的書，係同出季特老教授一人之手，亦可謂有學問的姻婭關係。

季氏原書只稱政治經濟學，至陶譯卻於原名上加以『協力主義』四字，我初見心中頗覺懷疑。迨閱陶先生的自序，始知對於『協力主義之協社，國人已可謂同是趨向矣！陳獨秀君於新青年之勞動號，戴季陶君於星期評論之勞動號，結論均以改造社會，當從事於協社之組織。而時事新報，民國日報，與復旦大學之平民週刊等，亦均竭力鼓吹而介紹之。……』乃恍然大悟……

又戴季陶先生在他所作陶譯的序文中，也說：「……季特教授重要的著作，英，俄，意，德，荷蘭，芬蘭，波蘭，瑞典，西班牙各國文字所已經翻譯的不下十餘種，而最博世人歡迎，最能看出教授主張所在的 La Coopération（協作），日文也沒有翻譯，所以我還沒有得到機會讀他。」合這兩段話看來，可知國人對於季特教授所著協作一書，想望之殷，甚於饑渴。該書現年二十四歲，聲譽之隆，遍於全球，而中日兩文中，至今沒有譯本——見季氏覆譯者函，亦可證實——豈非東方經濟學界及社會學界一大缺憾？故我現在特行趕譯，以償初衷，而慰國內學者的渴望。

本書以直譯為主，直譯有所難通的地方——沒有好多——始用己意稍加融會。至於書中的名詞，或譯音，或譯意，總求通俗易解，不尚新異。總之，於譯書要準那「信」「雅」「達」三字，譯者文筆荒俚，何敢言「雅」？惟「信」「達」二字或可稍告無罪而已。

季特氏以經濟學大家而擅長詞藻，有「文學巨擘 Maitre du style」之譽，（見顧那爾政治經濟學史 René Gonnard,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第一冊，何頁已忘；又季氏面對譯者自言，他的著作所以能得世人這樣的歡迎，一半亦由於文體及筆

法的關係。)每有著述，無不莊諧雜出，雅俗兼通，以淺豁的文章，表深明的學理，這實季氏天賦的特長，爲他人——如陶留仙 (Truchy) (季氏謂陶氏的書爲「平淡無色」*sans couleur*)可謂一語破的，貝祿 (Perreau) 諸教授所難望其項背。法文既比中文富麗，譯者的中文，又極爲疏拙，所以罣誤牽強的地方，要所難免，尙乞閱者教原。

茲將協作全書的綱要摘述如下：

宗旨：改造經濟；解放勞動界，擁護消費者，廢除利潤，芟除寄生；

方法：組織協社；自由結合，和平進行，直接貿易，自消自產。

依此看來，可見協作主義的宗旨，與什麼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及工團主義等無不大體相同，所異的全在方法：——共產主義的方法是革命；集產主義的方法是沒收；或假公家的政權，或用工人的武力，前者可謂強制，後者也是革命；工團主義的方法是罷工——至於協作主義的方法，卻是依照演化的自然律而行和平且自由的結社。

或說：宗旨既同，方法的區別，又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否，這個關係卻是非同小可！譬之登山：激烈的方法是猛衝直上，萬一失足——而且失足的只怕不止萬一——便

將一蹶不振，而山巔依然高聳雲霄，可望而不可即！倘遵循山路，紆迴漸進，雖羊腸鳥道，危險障礙，固亦難免，但只須小心堅忍，遲早總有達到目的地的一天。

我們現在正是站在山下，徘徊觀望：還是鼓起勇氣，猛衝直上呢？還是攜手偕行，循序漸進呢？請大家在尚未決意以前，不可不先諮詢諮詢於協作，他一定可以指點我們的路徑。協作最重自由，如果大家不願聽從他的意見，儘可各行其是，也不爲晚。

韓文公曾說：『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近人每有著譯，都冠以一二名人的序文，大抵也是文公『爲前彰美』的意思。不過文公的話，固有一部分真理，但按之邏輯卻屬不合。如果『美』的，雖『莫爲之前』也未必盡『不彰』——反之，有『爲之前』的，又安能保其盡『美』？況譯書一如描帖，描得極工的人家看了，總說：『顏體寫得好，或柳體趙體等等。』於體字之上冠以他姓——於某某譯之上，冠以某某著，就算真『美』，已非屬已有，又何足彰？況譯者學識淺薄，文筆粗陋，既已無美可彰，只得自敘其緣起如此。

樓桐孫識於巴黎羅蘭旅次 一九二四年一月

著者自序

本書第三版久已告罄，本想早出第四版，因大戰發生，未得如願。這書裏面所說的，雖然都是好幾年前的話，但卻不是明日黃花而仍有相當的價值，故再出此版以答多數人屢次要求的雅意。

這次大戰實在給協作主義以一種意外的獎勵，在各國比在法國尤甚，試看東歐的俄羅斯以及由奧大利匈牙利分裂出來的各小共和國，都勇往直前的跑向協作主義來，好似許多覆船失水的人趨向救生艇一般。

就照法國而論，在各種平民的組織之中，如工會，互助會，協社等，也只有最後這種協社比戰前格外發達。不僅私人方面已經大家都知道協社的好處，就是從前一向很少同情的政府，也每每有不得不求助於協社的地方；或在前敵廣設協社，以免數百萬戰士被刁商敲詐，或行之國內，以防物價的暴漲而補捐稅的不足，或在北部曾被德人蹂躪的省分，用協社的辦法以助恢復事業的早成。還有，自協社高等委員會（Le Conseil Supé-

rieur de la Coopération)成立後，凡公家一切法制和消費者(Le Consommateur)的利益有關係的，委員會都可自由建議或加入討論，差不多已成了一種公然的職務。消費者爲經濟舞臺上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但世人每多置之腦後，不加注意，以至一般經濟學家有『被遺忘的第三者 Le tiers oublié』之稱，實屬謔而有理。

由此觀之，可見從前一向皈依協作主義而爲大眾所揶揄的諸人，卻乎似已走上近年經濟演化的途境，實因協社的組織，不僅開商務企業上一種新形式，而且是改造社會的一種新要素。

本書真正的名字本應叫作協作主義(Le Coopérationisme)，因著者底目的在於說明一種社會制度的特質及其所以和個人主義(L'individualisme)及共產主義(Le Communisme)都大不相同的地方。只因當一千九百年本書誕世時，協作主義這個名辭還很不通行，現在此書已到了成人的年齡，若再換名，行洗禮，未免無謂，所以仍用舊名，單稱協作(La Coopération)。

本書的內容不過是表明少數人的理想，信德，和數十年來所實歷的經驗。這幾個人

的學派，大家稱爲尼墨學派（L'Ecole de Nîmes）。這個學派在本地不甚知名，但在外國卻頗負時譽，而且將來在協作史上，亦能附驥於羅斯塔諸先進（Les Pionniers de Rochdale）的名後，佔一個小小的位置。

本書是纂集十二次的講稿，及許多別種材料而成的，（一）以演講的年月爲編纂的次序，先後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期間。此等演講都以研究消費協社爲主旨，但對於法國協作運動的變遷和步驟，也均按實紀述，層次井然，所以本書雖然不能說有歷史的興味，至少也有供參考的價值。

（一）本版末篇（協作主義的國際組織）是前版所無的。反之，前版第一篇傅理一的預言（Les Prophetes de Fourier）因與本書無直接關係，故本版從略而歸入他處。

關於協社實際上的組織，我們另在他處說明，關於學理及方法上的討論，本書也一概不及。閱者諸君應知本書不是分章別目研究學理的著作，而是一種對羣衆宣傳的演講。他底目的，是要使一向不懂協作主義的人，來相信協作主義，故我簡直可說是對凡人說道。

本書第一版係在平民大學 (Universités populaires) 最發達的時候發行的，有幾次演講，也就是在此等大學裏舉行。平民大學是爲宣傳協作思想而設的，現在此等大學都不存在了，但本書卻已出到第四版，並且或全書，或零篇，譯入好幾國——就中如俄國及近隣各國——的文字，也可算不辜負各大學的初衷。

凡與協作主義者有關係的問題，本書大都論及，但散見各篇，無甚系統：閱者諸君祇須查閱每篇篇首的要目，便易尋考。在這十二篇演講之中，每有本同一事而先後重出的，也有原屬一意而彼此互發的，故重複的地方在所難免，但閱者果能自始至終，貫通大意，那就無關緊要。鄙人所最不如意的，是只怕閱者看完本書以後，覺得這些那些都是在別處已經見過的東西，因而腦筋中起了一種陳舊的感想，倘果如此，我希望閱者每看一篇，應先將該篇演講的年月查考一查考，那末他一定就可明白這個名詞或那段學說，在今日雖已很覺普通，但在當時卻不如此。

查理季特 (Ch. Gide)